



## 游西塘古镇

■郑学章（湖北）

踏上西塘的石板路  
脚步跨越到一百多年前  
穿梭在古街的风情  
叫卖的声音若近若远

站在西塘的拱桥上  
赏楼台亭阁依水而建  
两岸桃红柳绿，烟雨蒙蒙  
一个个承载岁月记忆的屋檐

坐上鲁迅笔下的乌篷船  
去看一场社戏，体验古风古乐  
望着两省一市光影交集的长廊  
一幅江南水墨画卷醉了我的眼

沉浸在昔日的水月风花  
古镇如同一阙婉转的辞赋  
撑一把淡蓝色的油纸伞  
走不出那一抹浅浅的思念

## 种自由

■李尔丽（陕西）

我在春天种下一粒自由  
将会长出什么模样的植物  
叶子何时变绿，花儿何时争艳  
它长出的幼苗应该像猫咪一样  
无忧无虑、有情有义

我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快乐的猫咪  
在人间犄角旮旯与人生百味  
自娱自乐

钟情于捉迷藏与好奇心  
其他的都交给人间值得  
那些值得自娱自乐的花草树木  
那些值得撒娇卖萌的男女老少

其实，我更中意的是在江湖流浪  
渴了，有江河湖泊。饿了，有高粱大豆  
看人间清醒，山河无恙  
看山川河流，阴晴月缺  
虽然落魄，但白天有太阳的例外  
夜晚有月亮的偏爱  
有大自然的呵护，温暖了四季……

春天到了，我悄悄种下一粒  
小小的自由  
它羽翼未丰，我决意护它周全

## 清欢

■王庆（安徽）

深冬的桂树园  
成群的麻雀  
高低盘旋  
叽叽喳喳  
灿烂中一圈又一圈

诗和远方  
深邃的天空  
无关他们的意愿

只在乎，这  
绿色、阳光、家人和矮树枝上的窝  
陪伴着长情  
知足着清欢  
生生不息

# 被“耍戏”的欲望

■高连奎（河北）

华灯初上之时，歌舞厅像冬眠过后的爬虫开始活跃起来。

有三人一群两个一伙，打着酒喝的客人纷纷登场，单个的却少见。

今夜，宋科长单打独斗徘徊在歌舞厅附近，这与他平日里独善其行的作风有关吧。

宋科长年近四十，如狼似虎之性。有职不高，握权不大，但足够供其偶或娱乐一下。他寻摸着歌舞厅大都能开餐饮发票，正好以招待费的名义报销，何乐不为呢？

宋科长想想家中那被岁月洗成了黄脸婆的妻，成月四十不动也不想的情形，一起一落的欲望让心中难免伤感。这时的男人如不花心点，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。所以，宋科长每每酒足饭饱之后总爱去按摩店享受异性按摩，有时也泡会儿歌舞厅。歌舞厅的小姐年轻漂亮，又善风情，唱歌跳舞，鸳鸯戏水，愉悦身心，也算没白活。但宋科长感到美中不足的是，干瞪着漂亮的小姐不敢上，不是她们不提供那服务，而是他怕染上病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这让他心痒难耐。他曾想像别人那样包养一个，但由于没那个财力，只好压欲

兴叹，泡泡歌舞厅稍解饥渴罢了。

宋科长常去的歌厅叫艳玫瑰KTV，他在附近溜达一会儿，便径直进去。

宋科长跟小姐缠绵到十点钟后出来，恰巧撞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递给他一张名片：“看得出来，老兄没尽兴，要不要我给你安排一下？”

宋科长警惕的眼睛凝视着男人滔滔不绝的嘴：“你放心，我是替我老婆拉客的。她下岗，我也下岗了，得生活不是，我们又没别的手艺，无奈才干这行，不过你得替我保密。”宋科长暗想这也干净不了。

男人见宋科长犹豫不决的神态，便又进一步说：“我这次第一次来拉生意，请您一定赏光，明天买菜的钱都没了，孩子还得交学费，您就成全我吧，一晚上只收一百元。”

宋科长审视一下男人，还是有点不敢相信。

男人随后掏出手机：“你打一下我的号，看我骗你不！”

宋科长拨打了下名片上的号码，确认没错。

男人接下说：“我是为拉客才买了二货手机，卡是实名制办的。”

男人巧舌如簧竟如蜜般粘住了宋科长：“那你带路吧。”

男人乐哈哈地领着他往家走。

路上，男人摇出一张老婆的照片给宋科长看。照片上的女人年轻漂亮，透着小家碧玉的美艳。

宋科长觉得一百元值。

男人到了家门口掏出钥匙打开门，然后对宋科长说：“你进去吧，想咋干就咋干，玩个舒适痛快，我给你放哨，不过您得先把钱交了。”

宋科长很痛快地掏出一百块钱递给男人。

男人待宋科长进了门，他守在外面。

时间不长，宋科长便灰头土脸惊恐地逃出门外，后面追着一个男人。

宋科长使出吃奶的力气才逃过一劫。

原来，宋科长按照男人的指点进门直入卧室。

他悄无声息地推门进去，只见双人床上有一男一女正在床头灯下做那事，不禁有上当受骗的感觉。他猜想男人在招自己来之前先招了别人，就想转身离开。可一转念，既已交了钱，忍着等会儿吧。

欲望不停地鞭打着宋科长

失去了耐心：妈的！没完没了了，还那么投入。

宋科长的欲望愈发挑逗刺激着他的激素神经失去了理智，迫不及待地发话了：“你们能不能快点完事？我等着呢。”

他的声音犹如炸雷，将一对沉浸在激浪滚涌着潮起潮伏中的男女骇得瞬间退泄。

女人惊叫，男人沉稳冷言：“你是谁？怎么会闯进我家？”

宋科长疑惑：“你家？我交了钱，你也是交了钱的吧？大家都一样，少来这一套。”

这时，女人尖叫一声“流氓！”

男人随即兜好裤子，跳起来追打宋科长。

宋科长慌乱中瞥见床头上挂着的夫妻合影，居然就是这对男女，心想个中有诈，忙逃之夭夭。

宋科长一直逃到安全路段后，心缓气舒中甚感憋屈。欲望被惊险早已推落至深壑而消失无踪。

他一边跑，口中一边骂，心里有种被戏谑侮辱的感觉。这时手机响了，他听见刚才的那个男人竟笑嘻嘻地说：“怎么样，够劲吧，哈哈！那男女也不是啥夫妻，是贪污犯包养的二奶。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是个小偷，弄到他家钥匙，随便玩玩，就是让你看看贪官们都干的啥事？过瘾吧！”

宋科长的脸一红一紫，涂满了羞涩。他不甘心，正要开口臭骂，对方却挂了电话。

宋科长咽不下这口恶气，他回拨电话要好好教训下男人，可语音回复：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……

## 路边的小花

■艾文章（山东）

通往田间的小路边  
一丛丛小黄花静静地开着  
它们那么小，小到  
几乎没有一只蜂蝶前来光顾  
但它们散发出来的淡淡的清香  
弥漫在周围的空气中。沁人心脾  
每次经过那里，我总会驻足。观望

我说不出它们的名字，只知道那是我童年的花草中最最普通的一种。有时候我真想蹲下来，与它们叙叙家常  
只是担心，这些不知名的小花又怎能理解一个中年男人的心情呢

本期副刊责任编辑：  
叶桂秀 郭园金 松 王晓军  
莫喜生 冯开俊 王建成



火树银花不夜天 摄影 | 赵亭（四川）

# 冰灯里的父爱

■张林（黑龙江）

东北地区，寒冬腊月，寒气逼人，滴水成冰。春节前，父亲就会从仓里拎出“喂得箩”，放在厨房的水泥管井旁，摇动辘轳汲水装满“喂得箩”，然后把装满水的“喂得箩”，拎到外面放在院子里的背阴处，然后再用盖子盖上桶口，并叮嘱我们别乱动，解释说，如果落进杂物，冻成的冰罩就不透明瓦亮了。

父亲从来都是亲自掐时间，查看桶里水的结冰状态。他说，桶里的水不能冻实冻透，否则成为实心的冰块便无法做成冰灯罩子了，也就白忙活了。父亲说小桶在室外放多长时间，也要看是什么天气，气温很低，时间就要短些。不过，冻成一盏冰灯罩，总得三

个小时以上，在这三个小时当中要时而观察水结冰状态。要确保桶口中心位置不被冻死，每次观察冻上了薄薄的一层，就要用小锤子轻轻地敲开，如此反复，见到桶壁结冰到了两三扁指的厚度，就要将冰桶拎进屋，倒置放在盛水的洗衣盆里，把尚未结冰的冷水倒掉，再把结着厚厚冰柱的桶倒过来放在洗衣盆里，然后往洗衣盆里填上适量的凉水，大约半个小时的样子，冰桶中会化下一个圆台，轻轻取出圆台，大头朝下，再沿着小头的冰壁一点一点凿个窟窿，冰灯罩子便大功告成了。

父亲的冰灯制作，不但费时还费心思，因为时间拿捏不好，抑或在凿开冰面倒出冰里

的积水的时候，尤其沿着小头的冰壁凿窟窿，稍微不慎就会功亏一篑。这需要父亲足够的耐心，更需要足够的细心。这耐心与细心，饱含着浓浓的父爱。

点亮了冰灯，沧桑一冬的院子，顿时春光无限。冰灯点亮的夜晚，一年当中，最隆重最盛大的春节，也如美丽的新娘，含情脉脉，一脸的喜庆和幸福，一家人的心里也都格外敞亮，幸福满满。

如今生活好了，父亲却不在。父亲制作的冰灯，已成为儿时难忘的记忆。那闪烁父爱光辉的冰灯，会永远亮在我的心里，温暖我平凡的人生，当然，冰灯那寂静单纯的美，也会给我生命永恒的滋养。